空中可見的傷口：一張照片裏的泥炭、水與災難



讀圖：從高處看，熱帶森林仍像一片綠色海洋。但畫面中央，大地彷彿被撕開一道傷口：裸露的紅土、渾濁泛綠且佈滿死樹樁的水塘、如血管般分叉的土路，以及邊緣整齊排列的幼苗。遠處，一條大河流過，彷彿不知道下游的河水正日漸減少、愈發渾濁。

從空中讀懂傷口

照片中沒有火，沒有電鋸，也沒有煙。正因如此，它才令人恐懼：它記錄的是“之後”——樹木被砍倒之後、土層被剝除之後、沼澤裏的水被驅走之後。類似景象，可以在蘇門答臘、加里曼丹、巴布亞及世界其他熱帶地區看到。乍看之下，它似乎是“等待開發的空地”。但實際上，我們看到的是正在被逐步拆解的泥炭生態系統，而這場拆解，正是2026年再次叩門的一連串災難的起點。

沼澤的真實面貌

泥炭由植物遺體在積水中不完全腐解，經過數千年累積而成。這種稀有生態系統僅覆蓋全球約3%的陸地，卻儲存着全球約30%的土壤碳。印度尼西亞擁有世界最廣闊的熱帶泥炭地，約1,340萬公頃，儲碳超過57吉噸。溼潤狀態下，泥炭是大地的海綿：雨季吸水，旱季緩慢釋水，使河流繼續流淌、森林保持生機。請記住這個比喻，因為下述所有災難，都始於同一件事：海綿被抽乾了。

離去的水

泥炭破壞幾乎總以相同方式開始：挖掘排水渠，把沼澤變幹，以便種植或剝取其中的資源。水一旦離去，泥炭便從海綿變成燃料。乾燥的土壤開始分解、釋放碳，繼而壓實、沉降。排水初期，地面可能下沉1至2米，之後每年繼續下降3至5釐米。照片中央的渾濁水塘，不是泥炭健康的標誌，而是海綿損壞的證據：水不再儲存在土壤內部，而是在傷口上聚集。加里曼丹的森林與土地火災，正是我們未能保護土地而反覆上演的悲劇；泥炭破壞與運河排水加大了火災風險。

2026：再次歸來的煙霾

這不是歷史照片。2026年8月，加里曼丹天空再次轉灰；自7月起，煙霾已籠罩西加里曼丹部分地區。包括廖內、南蘇門答臘、中加里曼丹、西加里曼丹、佔碑及周邊地區在內的六省，空氣質量進入不健康類別。

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。衛生部記錄，加里曼丹森林與土地火災煙霾直接影響3,405,489人。西加里曼丹的急性呼吸道感染（ISPA）病例最多，達165,747例。在Pontianak，煙霾出現後僅一週，ISPA病例便增加5%至10%。這些數字背後，是刺痛的喉嚨、灼痛的眼睛、難以呼吸的夜晚，以及擠滿咳嗽兒童的醫院。我們曾以為只是“季節性”的災難，如今已成為可怕的年曆：泥炭地火災甚至在2026年初便已爆發。

被奪走的黑板

這場災難最沉默的一章，寫在學校裏。煙霾加重時，西加里曼丹教育與文化部門自2026年8月11日起，將普通高中、職業高中與特殊學校課程改為線上教學，持續四天。Pontianak家長憂心忡忡，因空氣質量極差而要求停課。國會甚至要求政府考慮臨時放假。

但“放假”不等於“獲救”。孩子們失去課堂時間、失去玩耍，也失去本應在院子裏度過、而非躲在緊閉窗戶後的童年。當他們仍不得不外出——幫助父母、購買藥物、走去小店——尚在發育的肺部，吸入的仍是使ISPA病例激增的同樣顆粒。

每一個煙季，我們實際上都在切去他們的一部分未來：損害肺部健康，剝奪呼吸潔淨空氣的權利，讓教育一次次中斷。今天，煙霾同時偷走西加里曼丹孩子們的兩樣東西：呼吸與學習。

近在眼前的乾涸

煙霾災難常遮蔽另一場更緩慢、卻同樣兇猛的災難：潔淨水源消失。泥炭沼澤林受損，意味著水源流失；被撕裂的海綿再也無法為旱季儲水。西加里曼丹已經感受到後果。卡普阿斯河流量下降，河道嚴重變淺，影響Kubu Raya居民的潔淨水供應。Pontianak因上游水壓減弱，海水侵入河道；原本維繫居民生活的淡水變得鹹澀。在Sungai Malaya村，政府因乾旱被迫運送5,000升潔淨水。

再加上一個變量：不斷升溫的地球。乾燥並燃燒的泥炭釋放碳，推高溫度；升溫又延長旱季。今年，氣象、氣候與地球物理局（BMKG）預測，極強的厄爾尼諾將使西加里曼丹旱季持續至2026年10月。這條循環已經閉合：沼澤排幹→碳釋放→氣溫升高→旱季延長→卡普阿斯河等西加里曼丹大河日漸乾涸→居民失去潔淨水→土地越幹越易起火。過去科學家的警告，今天成為提着水桶排隊取水的居民的切身現實。

留給未來的傷口

西加里曼丹留下的生態損害，並非一季之傷。深層泥炭火災可能造成永久性生態破壞，使社區生活質量與經濟在未來數十年持續下降。加里曼丹約279萬公頃泥炭地已退化，逐年更容易燃燒。

沉降的土地最終將永久積水；消失的沼澤林，不會攜猩猩、犀鳥和特有魚類一同歸來；今天釋放的碳，在火滅之後很久仍會繼續加熱地球。今天戴着口罩在線上學習的西加里曼丹兒童，將繼承比我們接手時更淺的河、更熱的空氣，以及更貧瘠的土地。這是生態災難最殘酷的形式：當我們今天作出致災決定時，受害者甚至尚未出生。

傷口邊緣的幼苗

然而，照片不只有傷口。左側與下方整齊種下的幼苗，表明修復仍在嘗試：重新溼潤泥炭地，種植適應溼地的植物，開展溼地農業與植被恢復。但修復所需的不只是種植，還要求攔住排水渠、落實治理，並作出不再把本應溼潤之地抽乾的經濟決定。破壞泥炭只需一個旱季；恢復卻要數十年，有些傷口甚至永遠無法痊癒。

結語：作為鏡子的照片

我們常把洪水、乾旱和煙霾稱為“自然災害”。這張照片與2026年的煙季，一同反駁了這一稱謂。340萬人遭煙霾侵襲、16.5萬西加里曼丹居民患上ISPA、孩子轉到屏幕上上課、卡普阿斯河變淺且遭海水入侵——這一切都沒有什麼“自然”可言。它們都是人為災難，是排幹沼澤、砍伐森林的決定所造成的後果。

從空中看，傷口很小，只是大片綠意中的一塊蒼白；但站在地面上，正是這道傷口，決定孩子呼吸什麼空氣、我們喝什麼水，以及哪一條河將先行乾涸。最終，這張照片是一面鏡子：它不僅照見我們對地球做了什麼，也照見我們正在怎樣對待自己，以及那些還來不及拒絕這份遺產的後代。

閱讀全文